H. H. MU CHINESE LIBRARY

宋大家蘇文忠公文選卷之九

太僕震川歸有光　選輯
吳　太史瑞屏顧錫疇　評閱
後學文昭徐開雍　叅定

論

伊尹論

辨天下之大事者有天下之大節者也立天下之大節者狹天下者也夫以天下之大而不足以動其心則天下之大節有不足立而大事有不足辨者矣今

二篇柱子

弱大形大使特然

人謂蘇宗專有驚人處知此種議是也不知只是胸中看得透

夫匹夫匹婦皆知廉潔忠信之爲美也使其果潔廉而忠信則其智慮未始不如王公大人之能也唯其所爭者止於簞食豆羹而簞食豆羹足以動其心則宜其智慮之不出乎此也簞食豆羹非其道不取則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矣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而不能辨一鄉之事者未之有也推此而上其不取者愈大則其所辨者愈遠矣讓天下與讓簞食豆羹無以異也治天下與治一鄉亦無以異也然而不能者有所蔽也天下之富是簞食豆羹之積也

妙論

文氣至此忽然斷妙

天下之大是一鄉之推也非千金之子不能運千金之資販夫販婦得一金而不知其所措非智不若所居之卑也孟子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非其道也非其義也雖祿之以天下弗受也夫天下不能動其心是故其才全以其全才而制天下是故臨大事而不亂古之君子必有高世之行非苟求爲異而已卿相之位千金之富有所不屑將以自廣其心使窮達利害不能爲之芥蔕以全其才而欲有所爲耳後之君子蓋亦嘗有其志矣得失亂其中而榮辱奪其外是

拓開

文氣又至此忽續更勁

千古確論

波瀾

總入伊尹

以役役至於老死而不暇亦足悲夫孔子敘書至於舜禹皋陶相讓之際蓋未嘗不太息也夫以朝廷之尊而行匹夫之讓孔子安取哉取其不汲汲於富貴有以大服天下之心焉耳夫太甲之廢天下未嘗有是而伊尹始行之天下不以爲驚以臣放君天下不以爲僭既放而復立太甲不以爲專何則其素所不屑者足以取信於天下也彼其視天下眇然不足以動其心而豈恐以廢放其君求利也哉後之君子蹈常而習故惴惴焉懼不免於天下一爲希濶之行則

天下群起而詘之不知求其素而以爲古今之一變之時有所不可者亦已過矣夫

茅鹿門曰讀此而後可以身自信於天下而成不𨁝之功而行文斷續不覊

顧瑞屏曰斷續正是文家血脉三昧處

顧若卑曰鄙瀆止是文家血脉三昧處

、邇之方而言行支斷所瀆不盡

茅鹿門曰讀此而後可以身自信於天下而後不

有所不可者亦已過矣夫

天下譏之而請之不知求其素而以爲古今之變常

范文子論

鄢陵之役楚晨壓晉師而陳諸將請從之范文子獨不欲戰晉卒敗楚楚子傷目子反殞命蘇子曰料敵勢强弱而知師之勝負此將帥之能也不求一時之功愛君以德而全其宗嗣此社稷之臣也鄢陵之役范文子獨不欲戰晉卒敗楚范文子疑若懦而無謀者矣然不及一年三郤誅厲公弒晉童死欒書中行偃幾不免於禍晉國大亂鄢陵之功實使之然也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之功聖人所甚懼

發眼之論

也明月之珠夜光之璧無因而至前匹夫猶或按劍
而況非常之功乎故聖人必自反曰此天之所以厚
於我乎抑天之禍予也故雖有大功而不忘戒懼中
常之主銳於立事忽於天戒日尋干戈而殘民以逞
天欲全之則必折其萌芽挫其鋒芒使知其所悔天
欲亡之則必先之以美利誘之以得志使之有功以
驕士玩於寇讎而侮其民人至於亡國殺身而不悟
者天絕之也嗚呼小民之家一朝而獲千金非有大
福必有大咎何者彼之所獲者終日勤勞不過數金

耳所得者微故所用狹無故而得千金豈不驕其志

出而透

喪其所守哉由是言之天下者得之艱難則失之不

總一斷

易得之既易則失之亦然漢高皇帝之得天下親冒
矢石與秦楚爭轉戰五年未嘗得志比定天下復有
平城之圍故終其身不事遠略民亦不勞繼之文景
不言兵唐太宗舉晉陽之師破竇建德虜王世充所
過者下易於破竹然天下始定外攘四夷伐高昌破
突厥終其身師旅不解幾至於亂者以其親見取天

熟詳又收入題

下之易也故兵之勝敗足以爲國之强弱而國之强

弱足以爲治亂之兆葢有勝而亡有敗而興者矣會（又拓開）稽之棲而勾踐以伯黄池之會而夫差以亡有以使之也夫虢公敗戎於桑田晉卜偃知其必亡曰是天奪之鑒而益其疾也晉果滅虢此范文子所以不得不諫諫而不納而又有功敢邀其死戠彼其不死則厲公逞志必先圖於范氏趙盾之事可見矣趙盾雖免於死而不免於惡名則范文子之智過於趙宣子遠矣

（忽接入范文子無痕）

（一轉作結妙）

商素菴曰晉厲以鄢陵之功而驕夫差以黄池之

會而驕虢公以桑田之勝而驕而三國衰亡之兆正在於勝之日坡公平生議論每每歎賞范文子其愛國之意蓋可見也無亦爲介甫用兵而發此論乎

罵奇

貫蠡處議止而確

范蠡論

越既滅吳范蠡以爲勾踐爲人長頸烏喙可以共患難不可與共逸樂乃以其私徒屬浮海而行至齊以書遺大夫種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兎死走狗烹子可以去矣蘇子曰范蠡獨知相其君而已以吾相蠡亦烏喙也夫好貨天下賤士也以蠡之賢豈聚斂積實者何至耕於海濱父子力作以營千金屢散而復積此何爲者哉豈非才有餘而道不足故功成名遂身退而心終不能自放者乎使勾踐有大度能始終

又放寬一步得体

用蠡蠡亦非清淨無爲以老於越者也吾故曰蠡亦（引証好）鳥喙也魯仲連既退秦軍平原君欲封連以千金爲壽連笑曰所貴於天下士者爲人排難解紛而無所取也即有取是商賈之事連不忍爲也遂去終身不復見逃隱於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詘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句揷轉）使范蠡之去如仲連則去聖人不遠矣嗚呼春秋以來用舍進退未有如蠡之全者也而不足於此吾是以累歎而深悲焉

歸震川曰此案如山不可撼

快絶

孫武論

古之言兵者無出於孫子矣利害之相權奇正之相生戰守攻圍之法葢以百數雖欲加之而不知所以加之矣然其所短者智有餘而未知其所以用智此豈非其所大闕歟夫兵無常形而逆爲之形勝無常處而多爲之地是以其說屢變而不同縱横委曲期於避害而就利雜然舉之而聽用者之自擇也是故不難於用而難於擇擇之爲難者何也銳於西而忘於東見其利而不見其所窮得其一說而不知其又

杜詩不貪夜識金銀氣正此意

有一說也此豈非用智之難歟夫智本非所以教人名言

以智而教人者是君子之急於有功也變詐汨其外

而無守於其中則是五尺童子皆欲爲之使人勇而

不自知貪而不顧以陷於難則有之矣深山大澤有

天地之寶無意於寶者得之操舟於河舟之逆順與機近乎禪

水之曲折忘於水者見之是故惟天下之至廉爲能

貪惟天下之至靜爲能勇惟天下之至信爲能詐何高議

者不役於利也夫不役於利則其見之也明見之也

明則其發之也果古之善用兵者見其害而後見其

兵可馭駕孫子

利見其敗而後見其成其心閒而無事是以若此明也不然兵未交而先志於得則將臨事而惑雖有太利尚安得而見之若夫聖人則不然居天下於貪而自居於廉故天下之貪者皆可得而用居天下於勇而自居於靜故天下之勇者皆可得而役居天下於詐而自居於信故天下之詐者皆可得而使天下之人欲有功於此而即以此自居則功不可得而成是故君子居晦以御明則明者畢見居陰以御陽則陽者畢赴夫然後孫子之智可得而用也易曰介於石

筆力

不終日、貞吉、君子方其未發也、介然如石之堅、若將終身焉者、及其發也、不終日而作、故曰不俟終日、則其見之也明、見之也明、則其發之也果、今夫世俗之論則不然、曰兵者詭道也、非貪無以取、非勇無以得、非詐無以成、廉靜而信者、無用於兵者也、嗟夫世俗之說行、則天下紛紛乎如鳥獸之相搏、嬰兒之相擊、强者傷、弱者廢、而天下之亂何從而已乎

鍾伯敬曰論一人必身處一人之前論一事必眼出一事之外如子瞻此等文是也

明眼看破

名言

孫武論二

夫武戰國之將也知爲吳慮而巳矣是故以將用之（意奇）則可以君用之則不可今其書十三篇小至部曲營壘芻糧器械之間而大不過於攻城拔國用間之際蓋亦盡於此矣天子之兵天下之勢武未及也其書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爲君而言者有此而巳竊以（提綱）爲天子之兵莫大於御將天下之勢莫大於使天下樂戰而不好戰夫天下之患不在於寇賊亦不在於（唐之藩鎮類此）敵國患在於將帥之不力而以寇賊敵國之勢內邀

千古邊臣一轍

其君是故將帥多而敵國愈强兵加而寇賊愈堅敵國愈强而寇賊愈堅則將帥之權愈重將帥之權愈重則爵賞不得不加夫如此則是盜賊爲君之患而將帥利之敵國爲君之讎而將帥幸之舉百倍之勢而立毫芒之功以藉其口而邀利於其上如此而天下不亡者特有所待耳昔唐之亂始於明皇自肅宗復兩京而不能乘勝并力盡取河北之盜德宗收潞傳幾定魏地而不能斬田悅於孤窮之中至於憲宗天下略平矣而其餘孽之存者終不能盡去夫唐之

刺骨

過節法從韓非得來

所以屢興而終莫之振者何也將帥之臣養寇以自封也故曰天子之兵莫大於御將御將之術開之以其所利而授之以其所忌如良醫之用藥烏喙蝮蝎皆得自效於前而不敢肆其毒何者授之以其所畏也憲宗將討劉闢以爲非高崇文則莫可用而劉澭者崇文之所忌也故告之曰闢之不克將澭實汝代是以崇文决戰不旋踵擒劉闢此天子御將之法也

○○雷○何○思○謂○覌○此○可○悟○作○文○法○

夫使天下樂戰而不好戰者何也天下不樂戰則不可與從事於危好戰則不可與從事於安昔秦人之

秦亡不關好戰于瞻特借題發議

法使吏士自爲戰戰勝而利歸於民所得於敵者即以有之使民之所以養生送死者非殺敵無由取也故其民以好戰并天下而亦以亡夫始皇雖已墮名城殺豪傑銷鋒鏑而民之好戰之心囂然其未已也是故不可與休息而至於亡若夫王者之民要在於使之知愛其上而仇其敵使之知其上之所以驅之於戰者凡皆以爲我也是以樂其戰而甘其死至於其戰也務勝敵而不務得財其賞也發公室而行之於廟使其利不在於殺人是故其民不志於好戰夫

然後可以作之於安居之中而休之於爭奪之際可與安可與危而不可與亂此天下之勢也（竟○佳○妙○）

歸震川曰發兵書之所不及明是借題目抒議論

鍾伯敬曰其審勢落筆皆有一段機貫於其中而氣出乎其外

鐘伯敬曰其事勢落筆皆有一段機貫於其中而

歸震川曰議兵書之所不及明是指題目作議論

與安可與危而不可與亂此天下之勢也（亮由勢）

然後可以在之於安居之中而休之於爭奪之際可

骨之見

樂毅論

自知其可以王而王者三王也自知其不可以王而霸者五霸也或者之論曰圖王不成其弊猶可以霸嗚呼使齊桓晉文而行湯武之事將求亡之不暇雖（不知）欲霸可得乎夫王道者不可以小用也大用則王小用則亡昔者徐偃王宋襄公嘗行仁義矣然終以亡其身喪其國者何哉其所施者未足以克其所求也故夫有可以得天下之道而無取天下之心乃可與言王矣范蠡留侯雖非湯武之佐然亦可謂剛毅果

刻骨

敢卓然不惑而能有所必爲者也觀吳王困於姑蘇之上而求哀請命於勾踐勾踐欲赦之彼范蠡者獨以爲不可援桴進兵卒刎其頸項籍之解而東高帝亦欲罷兵歸國留侯諫曰此天亡也急擊勿失此二人者以爲區區之仁義不足以易吾之大計也嗟夫樂毅戰國之雄未知大道而竊嘗聞之則足以亡其身而已矣論者以爲燕惠王不肖用反間以騎劫代將卒走樂生此其所以無成者出於不幸而非用兵之罪然當時使昭王尚在反間不得行樂毅終亦必

斷獄

道前人所不能道然字字洞悉當情

王道

敗何者燕之并齊非秦楚三晉之利今以百萬之師攻兩城之殘寇而數歲不決師老於外此必有乘其虛者矣諸侯乘之於內齊擊之於外當此時雖太公穰苴不能無敗然樂毅以百倍之衆數歲而不能下兩城者非其智力不足蓋欲以仁義服齊之民故不忍急攻而至於此也夫以齊人苦湣王之强暴樂毅苟退而休兵治其政令寬其賦役反其田里安其老幼使齊人無復鬬志則田單者獨誰與戰哉奈何以百萬之師相持而不決此固所以使齊人得徐而爲

轉

結案

霸道

之謀也當戰國時兵强相吞者豈獨在我以燕齊之衆壓其城而急攻之可滅此而後食其誰曰不可嗚呼欲王則王不王則審所處無使兩失焉而爲天下咲也

總結

呂東萊曰辨難攻擊之文今人每於論斷處務索一段獨剏以貶斥人類祖此

茅鹿門曰霸者之論自是刺骨

罪史遷而商君罪案不可解

商君論

商鞅用於秦變法定令行之十年秦民大悅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鬬秦人富强天子致胙於孝公諸侯畢賀蘇子曰此皆戰國之游士邪說詭論而司馬遷闇於大道取以爲史吾嘗以爲遷有大罪二其先黃老後六經退處士進姦雄蓋其小小者耳所謂大罪二則論商鞅桑弘羊之功也自漢以來學者恥言商鞅桑弘羊而世主獨甘心焉皆陽諱其名而陰用其實甚者則名實皆宗之

痛快直截
千秋鐵案

廢幾其成功此則司馬遷之罪也秦固天下之強國
而孝公亦有志之君也修其政刑十年不爲聲色畋
游之所敗雖微商鞅有不富強乎秦之所以富強者
孝公務本力穡之效非鞅流血刻骨之功也而秦之
所以見疾於民如豺狼毒藥一夫作難而子孫無遺
種則鞅實使之至於桑弘羊斗筲之才穿窬之智無
足言者而遷稱之曰不加賦而上用足善乎司馬光
之言也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
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澇則秋旱不加賦

而上用足不過設法陰奪其民其害甚於加賦也二子之名在天下者如蛆蠅糞穢也言之則汙口舌書之則汙簡牘二子之術用於世者滅國殘民覆族亡軀者相躡也而世主獨甘心焉何哉樂其言之便已也夫堯舜禹世主之父師也諫臣拂士世主之藥石也恭敬慈儉勤勞憂畏世主之繩約也今使世主日臨父師而親藥石履繩約非其所樂也故爲商鞅桑弘羊之術者必先鄙堯笑舜而陋禹也曰所謂賢王者專以天下適已而已此世主之所以人人甘心而

不悟也世有食鍾乳烏喙而縱酒色以求長年者蓋始於何晏晏少而富貴故服寒食散以濟其欲無足怪者彼其所爲足以殺身滅族者日相繼也得死於寒食散豈不幸哉而吾獨何爲效之世之服寒食散疽背嘔血者相踵也用商鞅桑弘羊之術破國亡家者皆是也然而終不悟者樂其言之美便而忘其禍之慘烈也

徐文昭曰寫千古刑名財利之害字字刻骨皆爲荆公發

戰國任俠論

春秋之末至於戰國諸侯卿相皆爭養士自謀夫說客談天雕龍堅白同異之流下至擊劒扛鼎雞鳴狗盜之徒莫不靡衣玉食以館於上者何可勝數越王勾踐有君子六千人魏無忌齊田文趙勝黃歇呂不韋皆有客三千人而田文招致任俠姦人六萬家於薛齊稷下談者亦千人魏文侯燕昭王太子丹皆致客無數下至秦漢之間張耳陳餘號多士賓客厮養皆天下豪傑而田橫亦有士五百人其略見於傳記

倒黃河之水

者如此度其餘當倍官吏而半農夫也此皆姦民蠹國者民何以支而國何以堪乎蘇子曰此先王之所

主意

不能免也國之有姦也猶鳥獸之有猛鷙昆虫之有毒螫也區處條理使各安其處則有之矣鋤而盡去之則無是道也吾考之世變知六國之所以久存而秦之所以速亡者蓋出於此不可以不察也夫智勇辯力此四者皆天民之秀傑者也類不能惡衣食以養人皆役人以自養者也故先王分天下之富貴與此四者共之此四者不失職則民靖矣四者雖異先

敍事大段甚整

透

王因俗設法使出於一。三代以上出於學。戰國至秦出於客。漢以後出於郡縣吏。魏晉以來出於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於科舉。雖不盡然取其多者論之。（得論事法）六國之君虐用其民不減始皇二世。然當是時百姓無一人叛者。以凡民之秀傑者多以客養之。不失職也。其力耕以奉上。皆椎魯無能爲者。雖欲怨叛。而莫爲之先。此其所以少安而不即亡也。始皇初欲逐客。用李斯之言而止。既并天下。則以客爲無用。於是任法而不任人。謂民可以恃法而治。謂吏不必才。取能守

叙感慨情事行議論

吾法而已故墮名城殺豪傑民之秀異者散而歸田畝向之食於四公子呂不韋之徒者皆安歸哉不知其能槁項黃馘以老死於布褐乎抑將輟耕太息以俟時也秦之亂雖成於二世然使始皇知畏此四人者有以處之使不失職秦之亡不至若是速也縱百萬虎狼於山林而饑渴之不知其將噬人世以始皇爲智吾不信也楚漢之禍生民盡矣豪傑宜無幾而代相陳豨從車千乘蕭曹爲政莫之禁也至文景武之世法令至密然吳濞淮南梁王魏其武安之流皆

奇刻

爭致賓客世主不問也豈懲秦之禍以爲爵祿不能盡際天下士故少寬之使得或由於此也耶若夫先王之政則不然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嗚呼此豈秦漢之所及也哉

進一步

雷何思曰看得寬寫來切

鍾伯敬曰論事之文將古今利害前後總筭一過小小拘碍自不能犯其筆端

曰論事之文將古今利害前後總算一過

害何思日看得實寫來切

使也○噫乎此豈秦漢之所及也哉

王之政則不然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

進一步

豈滌天下士故必寬之使得政由於此也耶若夫先

守政實容世主不問也豈猶秦之而以為爵祿不能

斷頭一刀

范增論

漢用陳平計間踈楚君臣項羽疑范增與漢有私稍奪其權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賜骸骨歸卒伍歸未至彭城疽發背死蘇子曰增之去善矣不去羽必殺增獨恨其不蚤耳然則當以何事去增勸羽殺沛公羽不聽終以此失天下當於是去耶曰否增之欲殺沛公人臣之分也羽之不殺猶有人君之度也增曷爲以此去哉易曰知幾其神乎詩說破曰相彼雨雪先集維霰增之去當於羽殺卿子冠軍

刻骨

時也陳涉之得民也以項燕扶蘇項氏之興也以立
楚懷王孫心而諸侯叛之也以弑義帝且義帝之立
增爲謀主矣義帝之存亡豈獨爲楚之盛衰亦增之
議○有○根○援○
所與同禍福也未有義帝亡而增獨能久存者也羽
之殺卿子冠軍也是弑義帝之兆也其弑義帝則疑
增之本也豈必待陳平哉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
人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陳平雖智安能間無疑之
主哉吾嘗論義帝天下之賢主也獨遣沛公入關而
不遣項羽識卿子冠軍於稠人之中而擢以爲上將

應疑增之本古文變化不可蹤跡

不賢而能如是乎羽旣矯殺卿子冠軍義帝必不能堪非羽弑帝則帝殺羽不待智者而後知也（痛快）增始勸項梁立義帝諸侯以此服從中道而弑之非增之意也夫豈獨非其意將必力爭而不聽也不用其言而殺其所立羽之疑增必自是始矣（有處分）方羽殺卿子冠軍增與羽比肩而事義帝君臣之分未定也爲增計者力能誅羽則誅之不能則去之豈不毅然大丈夫也哉（說得倒）增年已七十合則留不合則去不以此時明去就之分而欲依羽以成功陋矣雖然增高帝之所畏也

結法最似諫諍臣論

增不去項羽不亡嗚呼增亦人傑也哉

歸震川曰深思極搆之文與少年自別乃知坡公

文章愈老愈精

茅鹿門曰增之罪案一二刺骨

將無作有坡公多用此法

留侯論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者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見辱拔劒而起挺身而鬭此不足爲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正論）夫子房受書於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隱君子者出而試之觀其所以微見其意者皆聖賢相與警戒之意世不察以爲鬼物亦已過矣（空中）且其（一拳）意不在書當韓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鋸鼎鑊待天

子房見之亦當心服

下之士其平居無罪夷滅者不可勝數雖有賁育無所復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鋒不可犯而其勢未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於一擊之節當此之時子房之不死者其間不能容髮蓋亦已危矣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何者其身之可愛而盜賊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蓋世之才不爲伊尹太公之謀而特出於荊軻聶政之計以僥倖於不死此圯上之老人所爲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鮮腆而深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後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

襯露正意極精神極瑩深

鳥逝飛流注在一鏊

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以逆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舍之勾踐之困於會稽而歸臣妾於吳者三年而不勌且夫有報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剛也夫老人者以爲子房才有餘而憂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何者非有平生之素卒然相遇於艸野之間而命以僕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又）皇帝之所不能驚而項籍之所不能怒也（空中一拳）觀夫高帝之所以勝而項籍之所以敗者在能忍與不能忍之（巨眼）

間而已矣項籍惟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忍之養其全鋒而待其弊此子房教之也（奇）當淮陰破齊而欲自王高祖發怒見於辭色由此觀之（結奇）猶有剛強不忍之氣非子房其誰全之太史公疑子房以為魁梧奇偉而其狀貌乃如婦人女子不稱其志氣嗚呼此其所以為子房歟

王遵岩曰若斷若續變幻不覊曲盡文家操縱之妙

顧瑞屏曰識解從黃老悟來

古不尚文之治如此

張釋之論

張釋之論秦之敝曰其敝徒文具亡其惻隱之實嗚呼文具之敝非特秦之所以患實古今之通患也昔之爲治者實未具則文亦不具未能防民之僞則不敢爲制禮之文未能約民之侈則不敢爲恭儉之文未能行惠民之事則不敢爲寬恤之文以至政教賞罰有毫釐之不備誠心惻然務從施惠初未嘗虛飾焉故其過人得以議之其失人得以指之見其徧則可以矯之使正見其闕則可以備之使全猶按脉治

提

眞切痛快今古同揆讀之可勝太息

病虛實燥濕浮沉無錙銖之不見然後隨其病而投之湯劑加之鍼石其不瘳者鮮矣至于末年之敝無

末世尚文之習如此

其實而有其名家挾周孔之書而俗益薄人治司馬之法而兵益懦人誦夷齊之清而行益汙人負龔黃之名而政益亂問其詔令則堯舜之典謨也問其典章則成周之禮樂也入其國觀其朝其文煥然雖治國之時有所不及然徐考其實乃與桀紂幽厲同出一輪上以虛文欺下下以虛文欺上上下相欺以罔天下雖有忠臣義士欲正言極諫亦無所容其喙矣

引文宣哀平作証字字切實無一浮泛

欲言任賢則君已先言舉元凱矣欲言去邪則君已先言流共鯀矣欲言勤勞則君已先言日昃不食矣欲言厚朴則君已先言茅茨不剪矣欲取諫諍之辭而出自言之閉其口而奪其氣覆藏潤飾使無過之可議無失之可指無偏之可矯無闕之可修偃然自以爲得計必至于魚爛瓦解然後不能文焉釋之之言誠天下之公患也嘗以西漢觀之文宣之世漢之盛也平帝之世漢之季也以文帝之寬仁有野不加闢之詔有水旱疾疫之詔有結難連兵之詔以宣帝

之明决有屯戍未息之詔有百姓失職之詔有盜賊不止之詔豈非有惻隱之實而不爲文具耶乃若平帝之世觀其文辭興滅國繼絶世立明堂辟雍休祥嘉應頌聲並作而大業潛移於王莽文具之害乃至於此後之爲治者其知所去取矣

王鳳洲曰東坡文章於舉業最利不惟驟讀之精彩煥發色色可人即三四讀亦愈玩而愈有味

徐文昭曰議論風發反覆痛快坡公殆以憂世之

思發爲激切之論邪

賈誼論

非才之難所以自用者實難惜乎賈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夫君子之所取者遠則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則必有所忍古之賢人皆有可致之才而卒不能行其萬一者未必皆其時君之罪或者其自取也愚觀賈生之論如其所言雖三代何以遠過得君如漢文猶且以不用死然則是天下無堯舜終不可以有所爲耶仲尼聖人歷試於天下苟非大無道之國皆欲勉强扶持庶幾一日得行其道將之荆先

委折 議論 由入

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君子之欲得其君如此其勤也孟子去齊三宿而後出晝猶曰王其庶幾召我君子之不忍棄其君如此其厚也公孫丑問曰夫子何爲不豫孟子曰方今天下舍我其誰哉而吾何爲不豫君子之愛其身如此其至也夫如此而不用然後知天下之果不足與有爲而可以無憾矣若賈生者非漢文之不用生生之不能用漢文也夫絳侯親握天子璽而授之文帝灌嬰連兵數十萬以決劉呂之雄雌又將高帝之舊將此其君臣相得之分豈特父

子骨肉手足哉賈生洛陽之少年欲使其一朝之間盡棄其舊而謀其新亦已難矣爲賈生者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絳灌之屬優游浸漬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後舉天下而惟吾之所欲爲不過十年可以得志安有立談之間而遽爲人痛哭哉（妙）

過下無跡

觀其過湘爲賦以弔屈原悲鬱憤悶趯然有遠舉之志其後卒以自傷哭泣至於夭絕是亦不善處窮者也夫謀之一不見用安知終不復用也不知默默以（評○得○妙）待其變而自殘至此嗚呼賈生志大而量小才有餘

忽又歸過於君

而識不足也古之人有高世之才必有遺俗之累是故非聰明睿哲不惑之主則不能全其用古今稱苻堅得王猛於艸茅之中一朝盡斥去其舊臣而與之謀彼其匹夫略有天下之半以此哉愚深悲賈生之志故備論之亦使人君得如賈誼之臣則知其有狷介之操一不見用則憂傷病沮不能復振而為賈生者亦愼其所發哉

茅鹿門曰細玩此文子瞻高於賈生一格

唐荊川曰不能深交絳灌不知嘿嘿自待本是兩

杜子而文字渾融不見蹤跡

王遵岩曰謂賈生不能用漢文直是說得賈生倒

而文字翻覆變幻無限煙波

而文字翻覆變幻無限煙波

王遵巖曰讀賈生不能用處文直是說出自己胸

莊子而文字渾融不見痕迹

鼂錯論

天下之患最不可爲者。名爲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測之憂。坐觀其變而不爲之所。則恐至於不可救。起而强爲之。則天下狃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唯仁人君子豪傑之士。爲能出身爲天下犯大難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間。而苟以求名者之所能也。天下治平無故而發大難之端。吾發之。吾能收之。然後能免難於天下。天下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責。則天下之禍。必集於我。昔者鼂錯盡忠爲漢謀

句句伏案
體裁極妙

弱山東之諸侯諸侯並起以誅錯爲名而天子不察以錯爲說天下悲錯之以忠而受禍而不知錯之有以取之也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堅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鑿龍門決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蓋亦有潰冒衝突可畏之患惟能前知其當然事至不懼而徐爲之所是以得至於成功夫以七國之彊而驟削之其爲變豈足怪哉錯不於此時捐其身爲天下當大難之衝而制吳楚之（尋出破綻）命乃爲自全之計欲使天子自將而已居守且夫發

判斷錯案至公至平

文章須有此一段下手處方令人心服

七國之難者誰乎已欲求其名安所避其患以自將之至危與居守之至安已爲難首擇其至安而遺天子以其至危此忠臣義士所以憤惋而不平者也當此之時雖無袁盎錯亦未免於禍何者已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將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難之矣而重違其議是以袁盎之說得行於其間使吳楚反錯以身任其危日夜淬礪東向而待之使不至於累其君則天子將恃之以爲無恐雖有百袁盎可得而間哉嗟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則無務爲自全之計使錯

自將而擊吳楚未必無功惟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悅姦臣得以乘其隙錯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禍歟

謝疊山曰先立月頭然後入事又是一格老於世故明於人情者有憂深思遠之智有排難解紛之勇不特文章之工也

湯霍林曰東坡文字最服人處全是於旁空中發議論於炊煞處着精神

霍光論

古之人惟漢武帝號知人葢其平生所用文武將帥郡國邊鄙之臣左右侍從陰陽律曆博學之士以至錢穀小吏治刑獄使絶域者莫不獲盡其才而各當其處然猶有所試其功效著見天下之所共知而信者至於霍光先無尺寸之功而才氣數術又非有以大過於群臣而武帝擢之於稠人之中付以天下後世之事而霍光又能忘身以心以輔幼主處於廢立之際其舉措甚閑而不亂此其故何也夫欲有所立

於天下。擊搏進取以求非常之功者。則必有卓然可見之才。而後可以有望於其成。至於捍社稷。託幼子。此其難者不在乎才而在乎節。不在乎節而在乎氣。名言天下固有能辨其事者矣。然才高而位重。則有僥倖之心。以一時之功而易萬世之患。故曰不在乎才而在乎節。古之人有失之者司馬仲達是也。天下亦有忠義之士。可託以死生之間而不忍負者矣。然狷介廉潔。不為不義。則輕死而無謀。能殺其身而不能全其國。故曰不在乎節而在乎氣。古之人有失之者晉

按古今傳記惟此兩人影得恰好

深一層 當

苟息是也夫霍光者才不足而氣節有餘此武帝之所爲取也書曰如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巳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實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嗟夫此霍光之謂歟使霍光而有他技則其心安能休休焉容天下之才而樂天下之彥聖不忌不克若自巳出哉才者爭之端也夫惟聖人在上驅天下之人各走其職而爭用其所長苟以人臣之勢而居于廊廟之上用捍衛幼冲之君而以區區之才與天下

接妙

爭能則姦臣小人有以乘其隙而奪其權矣霍光以匹夫之微而操生殺之柄威蓋人主而貴震於天下、其所以歷事三主而終其身天下莫與爭者以其無他技而武帝亦以此取之歟

雷何思曰霍光得大臣之道武帝儒識得豈不是千古大聖不可矮人觀場此論甚透

諸葛亮論

取之以仁義、守之以仁義者、周也、取之以詐力、守之以詐力者、秦也、以秦之所以取取之、以周之所以守守之者、漢也、仁義詐力、雜用以取天下者、此孔明之所以失也、曹操因衰乘危、得逞其奸、孔明耻之、欲信大義於天下、當此時、曹公威振四海、東據許兗、南牧荆豫、孔明之所恃以勝之者、獨以其區區之忠信、有以激天下之心耳。夫天下廉隅節槩慷慨死義之士、固非心服曹氏也。特以威劫而强臣之、聞孔明之風

宜其千里之外有響應者。如此則雖無措足之地。而天下固爲之用矣。且夫殺一不義而得天下有所不爲。而後天下忠臣義士樂爲之死。劉表之喪。先主在荊州。孔明欲襲殺其孤。先主不忍也。其後劉璋以好逆之。至蜀不數月。扼其吭。拊其背。而奪之國。此其與

孔明心服

曹操異者幾希矣。曹劉之不敵。天下之所知也。言兵不若曹操之多。言地不若曹操之廣。言戰不若曹操之能。而有以一勝之者。區區之忠信也。孔明遷劉璋。旣已失天下義士之望。乃始治兵振旅。爲仁義之師。

議甚著本末但植特沉酣詩文耳無爭立之意

東向長驅而欲天下響應蓋已難矣曹操既死子丕代立當此之時可以計破也何者操之臨終召丕而屬之植未嘗不以譚尚為戒也而丕與植終於相殘如此此其父兄子弟且為寇仇而況能以得天下英雄之心哉此有可間之勢不過捐數十萬金使其大臣骨肉自相殘然後舉兵而伐之此高祖所以滅項籍也孔明既不能全其信義以服天下之心又不能奪其智謀以絕曹氏之手足宜其屢戰而屢却哉故夫敵有可間之勢而不間者湯武行之為失義非

餘涉

湯武而行之爲失機此仁人君子之大患也呂溫以爲孔明承桓靈之後不可彊民以思漢欲其播告天下之民且曰曹氏利汝吾事之害汝吾誅之不知蜀之與魏果有以大過之乎苟無以大過之而又決不能事魏則天下安肯以空言竦動哉嗚呼此書生之論可言而不可用也

徐文卯曰議論風生英藻駿發其言不能行仁義於始持議正大謂不能行詐計於終恐亦書生之画餅耳

孔子論

魯定公十三年孔子言於公曰臣無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使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先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弗狃叔孫輒率費人襲公公與三子入於季氏之宮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以成叛公圍成弗克或曰殆哉孔子之爲政也亦危而難成矣孔融曰古者王畿千里寰內不以封建諸侯曹操疑其論建漸廣遂殺融融特言之耳安能爲哉操以

為天子有千里之畿將不利已故殺之不旋踵季氏親逐昭公公死於外從公者皆不敢入雖子家羈亦亡季氏之忌克忮害如此雖地勢不及曹氏然君臣相猜蓋不減操也孔子安能以是時墮其名都而出其藏甲也哉考於春秋方是時三桓雖若不悅然莫能違孔子也以為孔子用事於魯得政與民而三桓畏之歟則季桓子之受女樂也孔子不能卻之矣彼婦之口可以出走是孔子畏季氏季氏不畏孔子也夫孔子蓋姑修其政刑以俟三桓之隙也哉蘇子曰

一句斷起

此孔子之所以聖也蓋田氏六卿不服則齊晉無不亡之道三桓不臣則魯無可治之理孔子之用於世其政無急於此者矣彼晏嬰者亦知之曰田氏之僭惟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大夫不收公利齊景公曰善哉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爲國也嬰能知之而莫能爲之嬰非不賢也其浩然之氣以直養而無害塞乎天地之間者不及孔孟也孔子以羈旅之臣得政期月而能舉治世之禮以律亡國之臣墮名都出藏甲而三桓不疑其害已此必有不言而信不

眞難

此一較量尤分明

怒而威者矣孔子之聖見於行事至此爲無疑也嬰之用於齊也久於孔子景公之信其臣也愈於定公而田氏之禍不少衰吾是以知孔子之難也孔子以

轉入别調

哀公十六年卒十四年陳恒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之吾是以知孔子之欲治列國之君臣使如春秋之法者至於老且死而不忘也或曰孔子知哀公與三子之必不從而以禮告也歟曰否孔子實欲伐齊孔子既告公公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予者半以

前後皆是
田氏許

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此豈禮告而已哉哀公患三桓之偪常欲以越伐魯而去之夫以蠻夷伐國民不予也皐如出公之事斷可見矣豈若從孔子而伐齊乎若從孔子而伐齊則凡所以勝齊之道孔子任之有餘矣既克田氏則魯之公室自張三桓不治而自服也此孔子之志也

歸震川曰單言得孔子用魯一事然子瞻於此處却看得分明

子思論

昔者夫子之文章非有意於文是以未嘗立論也所可得而言者唯其歸於至當斯以爲聖人而已矣夫子之道可由而不可知可言而不可議此其不爭爲區區之論以開是非之端是以獨得不廢以與天下後世爲仁義禮樂之主夫子旣沒諸子之欲爲書以傳於後世者其意皆存乎爲文汲汲乎惟恐其汨沒而莫吾知也是故皆喜立論論立而爭起自孟子之後至於荀卿楊雄皆務爲相攻之說其餘不足數者

紛紜於天下嗟夫夫子之道不幸而有老聃莊周楊朱墨翟田駢慎到申不害韓非之徒各持其私說以攻乎其外天下方將惑之而未知其所適從奈何其弟子門人又內自相攻而不決千載之後學者愈衆而夫子之道益晦而不明者由此之故歟昔三子之爭起於孟子孟子曰人之性善是以荀子曰人之性惡而楊子又曰人之性善惡混孟子既已據其善是故荀子不得不出於惡人之性有善惡而已二子既已據之是以楊子亦不得不出於善惡混也爲論不

求其精而務以為異於人則紛紜之說未可以知其所止且夫夫子未嘗言性也蓋亦嘗言之矣而不有必然之論也孟子之所謂性善者皆出於其師子思之書子思之書皆聖人之微言篤論孟子得之而不善用之能言其道而不知其所以為言之名舉天下之大而必之以性善之論昭昭乎自以為的於天下使天下之過者莫不欲援弓而射之故夫二子之為異論者皆孟子之過也若夫子思之論則不然曰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

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聖人之道造端乎夫婦之所能行而極乎聖人之所不能知造端乎夫婦之所能行是以天下無不可學而極乎聖人之所不能知是以學者不知其所窮夫知是則惻隱足以爲仁而仁不止於惻隱羞惡是以爲義而義不止於羞惡此不亦孟子之所以爲性善之論歟子思論聖人之道出於天下之所能行而孟子論天下之人皆可以行聖人之道此無以異者而子思取必於聖人之道孟子取必於天下

之人故夫後世之異議皆出於孟子而子思之論天下同是而莫或非焉然後知子思之善爲論也

唐荆川曰借客形主轉丸於千仞之上

茅鹿門曰雖非知思孟之學者而其文自圓

茅鹿門曰謂非知忠恕之學者而其文自圓

唐荊川曰借客形主轉先於子思之上

子同是而莫決非語錄後知子思之善為論也

之人要夫後世之其議者出於孟子而子思之論天

荀卿論

嘗讀孔子世家觀其言語文章循循莫不有規矩不敢放言高論言必稱先王然後知聖人憂天下之深也茫乎不知其畔岸而非遠也浩乎不知其津涯而非深也其所言者匹夫匹婦之所共知而所行者聖人有所不能盡也嗚呼是亦足矣使後世有能盡吾說者雖爲聖人無難而不能者不失爲寡過而已矣

一篇綱

何等安閑

拆

子路之勇子貢之辨冉有之智此三者皆天下之所謂難能而可貴者也然三子者每不爲夫子之所悅

識深而議奇

顔淵黙然不見其所能若無以異於衆人者而夫子亟稱之且夫學聖人者豈必其言之云爾哉亦觀其意之所嚮而已夫子以爲後世必有不足行其說者矣必有竊其說而爲不義者矣是故其言平易正直而不敢爲非常可喜之論要在於不可易也昔者常怪李斯事荀卿既而焚滅其書大變古先聖王之法於其師之道不啻若寇讎及今觀荀卿之書然後知李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出於荀卿而不足怪也荀卿者喜爲異說而不讓敢爲高論而不顧者也其言愚

空中色相收公平生得手處

人之所驚小人之所喜也子思孟軻世之所謂賢人君子也荀卿獨曰亂天下者子思孟軻也天下之人如此其衆也仁人義士如此其多也荀卿獨曰人性惡桀紂性也堯舜僞也由是觀之意其爲人必也剛愎不遜而自許太過彼李斯者又特甚者爾今夫小人之爲不善猶必有所顧忌是以夏商之亡桀紂之殘暴而先王之法度禮樂刑政猶未至於絶滅而不可考者是桀紂猶有所存而不敢盡廢也彼李斯者獨能奮而不顧焚燒夫子之六經烹滅三代之諸侯

掉尾

破壞周公之井田此亦必有所恃者矣彼見其師歷詆天下之賢人自是其愚以爲古先聖王皆無足法者不知荀卿特以快一時之論而荀卿亦不知其禍之至於此也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刼荀卿明王道述禮樂而李斯以其學亂天下其高談異論有以激之也孔孟之論未嘗異也而天下卒無有及者苟天下果無有及者則尚安以求異爲哉

主意　譬切　結

王遵岩曰以異說高論四字立案煞是荀卿頂門一針而謂李斯焚書破壞先王之法皆出於

荀卿此尤是長公深文手段

顧瑞屏曰如老吏斷獄正使荀卿讀之亦當五體投地

跋

願諸君日如老吏斷獄正使荀卿讀之亦當互證

荀卿近允是長公深文手段

韓非論

聖人之所爲惡夫異端盡力而排之者非異端之能亂天下而天下之亂所由出也昔周之衰有老聃莊周列禦寇之徒更爲虛無淡泊之言而治其猖狂浮游之說紛紜顛倒而卒歸於無有由其道者蕩然莫得其當是以忘乎富貴之樂而齊乎死生之分此不得志於天下高世遠舉之人所以放心而無憂雖非聖人之道而其用意固亦無惡於天下自老聃之死百餘年有商鞅韓非著書言治天下無若刑名之賢

韓非原於道德之旨今始暢其詭說

及秦用之終於勝廣之亂教化不足而法有餘秦以不祀而天下被其毒後世之學者知申韓之罪而不知老聃莊周之使然何者仁義之道起於夫婦父子兄弟相愛之間而禮法刑政之原出於君臣上下相忌之際相愛則有所不忍相忌則有所不敢不敢與不忍之心合而後聖人之道得存乎其中今老聃莊周論君臣父子之間汎汎乎若萍游於江湖而適相值也夫是以父不足愛而君不足忌不忌其君不愛其父則仁不足以懷義不足以勸禮樂不足以化此

借此一擲
是深文手

四者皆不足用而欲置天下於無有夫無有豈誠足以治天下哉商鞅韓非求爲其說而不得得其所以輕天下而齊萬物之術是以敢爲殘忍而無疑今夫不忍殺人而不足以爲仁而仁亦不足以治民則是殺人不足以爲不仁而不仁亦不足以亂天下如此則舉天下惟吾之所爲刀鋸斧鉞何施而不可昔者夫子未嘗一日易其言雖天下之小物亦莫不有所畏今其視天下耿然若不足爲者此其所以輕殺人歟太史遷曰申子卑卑施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

拓一步作結

情明是非其極慘覈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嘗讀而

自揭出根腳

思之事固有不相謀而相感者莊老之後其禍爲申韓由三代之衰至於今凡所以亂聖人之道者其弊固已多矣而未知其所終奈何其不爲之所也

歸震川曰申韓原道德史遷欲其端坡公揚其波

鍾伯敬曰讀荀卿韓非論知中庸所謂小人無忌憚正指此一輩人微獨申韓即老莊亦在其中

韓愈論

聖人之道有趨其名而好之者。有安其實而樂之者。珠璣象犀天下莫不好奔走出力爭鬬奪取其好之不可謂不至也然不知其所以好之之實至於粟米蔬肉桑麻布帛天下之人内之於口而知其所以爲美被之於身而知其所以爲安此非有所役乎其名也韓愈之於聖人之道蓋亦知好其名矣而未能樂其實何者其爲論甚高其待孔子孟軻甚尊而拒揚墨佛老甚嚴此其用力亦不可謂不至也然其論至

管上管下看此一句則文氣錯綜

於理而不精支離蕩佚往往自叛其說而不知昔者宰我子貢有若更稱其師以爲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之盛雖堯舜之賢亦所不及其尊道好學亦巳至矣然而君子不以爲貴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之汙而巳矣若夫顏淵豈亦云爾哉蓋亦曰夫子循循焉善誘人由此觀之聖人之道果不在於張而大之也韓愈者知好其名而未能樂其實者也愈之原人曰天者日月星辰之主也地者山川艸木之主也人者夷狄禽獸之主也主而暴之不得其爲主

辨韓子人鬼性三段而藏形匿影令人讀去如一條

之道矣是故聖人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夫聖人之所以為異乎墨者以其有別焉耳今愈之言曰一視而同仁則是以待人之道待夷狄待夷狄之道待禽獸也而可乎教之使有能化之使有知是待人之仁也薄其禮而致其情不責其去而厚其來是待夷狄之仁也殺之有時而用之有節是待禽獸之仁也若之何其一之儒墨之相戾不啻若胡越而其疑似之間相去不能以髮宜乎愈之以為一也孔子曰汎愛衆而親仁仁者之為親則是孔子不兼愛也祭如

餘波

原鬼

在祭神如神在神不可知而祭者之心以爲如其存

原性

焉則是孔子不明鬼也儒者之患患在於論性以爲喜怒哀樂皆出於情而非性之所有夫有喜有怒而後有仁義有哀有樂而後有禮樂以爲仁義禮樂皆出於情而非性則是相率而叛聖人之教也老子曰能嬰兒乎喜怒哀樂苟不出乎性而出乎情則是相率而爲老子之嬰兒也儒者或曰老易夫易豈老子之徒與而儒者至有以老子說易則是離性以爲情者其弊固至此也嗟夫君子之爲學知其人之所長

生意不死

而不知其弊豈可謂善學耶

唐荊川曰截然四段而綱整目亂細觀此文體乃絶是模擬原道爲之坡翁之滑稽如此

蘇文卷之九 終